

以审美鉴赏与创造为切入点，创新核心素养培养途径

张传福

(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, 湖南 怀化 418005)

摘要: 作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,“审美鉴赏与创造”这一理念与范畴明确指向提升核心素养的教学实践活动过程,也是教与学的活动结果。文章以审美鉴赏与创造为切入点,开展核心素养的培养探讨,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;从实践层面探究以艺术真实为核心的审美鉴赏与创造活动的方法,是提升学生核心素养、实现学生人格塑造的重要途径。

关键词: 审美鉴赏与创造;艺术真实;核心素养

中图分类号: H193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收稿日期:** 2020-09-01 **文章编号:** 1674-120X(2020)29-0025-02

学科核心素养作为正确的价值观念、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,必须通过教育教学实践的培养才能得到提升。在“语言建构与运用”“思维发展与提升”“审美鉴赏与创造”“文化传承与理解”等核心素养中,“审美鉴赏与创造”贯穿于语文阅读与写作学习的全过程。以审美鉴赏与创造为切入点,引导学生在读写活动中发现审美对象的艺术真实,对提高学生审美鉴赏和创造等核心素养有积极意义。

一、读写贵在有所发现:“得意”与“会意”

以语文知识学习为指归的《小学语文教学大纲》时代,以“字、词、句、篇、语、修、逻、文”的学习为经纬构建教材体系,支配语文教学,这样极端化了的工具性忽略了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综合性。以《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(2011年版)》为起点,尤其是以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(2017年版)》为标志的新课程标准时代,把语文读写活动提升到“审美鉴赏与创造”的高度,这是对传统语文教学与读写活动的革命性的超越。“语言建构与运用”固然重要——那是大厦的基础;而以经典文学文本为主要学习内容的语文课程和语文教学,绝对不能满足于词、句、段、篇等知识的积累。落实审美鉴赏与创造能力的培养,是提高核心素养的必然要求。审美鉴赏与创造能力是否得到应有发展,直接影响到“语言建构与运用”“思维发展与提升”“文化传承与理解”等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与提高,也必然影响到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和人格塑造。

经典作品是生活法则和艺术法则的概括或集中体现。对经典文学文本的鉴赏,必须把握艺术虚构的本质。文学艺术是虚构的艺术,而学生最难把握的就是虚构的真实性,学生须知虚构乃艺术法则。阅读经典作品,无一例外地需要开掘作品的微言大义和概括意义,强化审美体验、深化理性认识,而帮助学生进行审美发现即“得意”则是关键。引导学生“得

意”与“会意”,开展审美鉴赏活动,概而言之,需要妥善把握好如下几对关系:

(1)把握“意”与“物”的关系,完成审美构思。审美创造需要对审美创造过程有基本的认知。比如,想让少有创作经验的学生把握艺术真实,需要让他们先明白“物”与“意”的关系。郑燮画论中“胸中之竹”就是“意在笔先”(即先“得意”)。而“意”之所得首先又在于观察:“晨起看竹”,而后“胸中勃勃遂有画意”,故曰创作贵在先“得意”。“得意”即生活真实内化于心,若再能外化于行,即把情思诉诸文字或者画面,便是艺术创造,应十分重视由观察而后“得意”的过程。“得意”(立意)而后“画竹”(作文),不论是写实还是创造,无疑都需要遵循从感受到升华认识的基本认知过程。有无这一过程——在经历感知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升华认知——有无此种认知,能否顺利完成审美构思,能否进行文质兼美的表达,这正是教师引导学生开展审美鉴赏与创造活动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。

(2)把握“形”与“意”的关系,促进审美表达。阿城说:“我之所以写小说,是因为有‘意’,行之以‘像’,达到‘意象’。”然而,“意”不能扔掉语言这个外壳而独存。陆机说:“每自属文(撰写文章)……恒患意不称物,文不逮意。”显然,“意”(所立之意)和“物”(客观对象)之间存在差距,要让学生明白构思与表达之间存在的矛盾,并通过炼意和表达专项训练,达到“意能称物”的要求。倘能如此,便可进入审美表达和创造性表达的境界。

二、把握虚构的真实:“无为有处”与“着我之色”

学生作文是否可以虚构(始终伴随着想象活动),答案当然是肯定的。肇始于20世纪末的“新概念作文”,对崇高情感、创造力、想象力的追求,可以视为新世纪语文教学改革对人文性和审美性追求的先声。事实上,直到《普通

课题项目: 本文系怀化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(HHS18JK010)阶段性成果。

作者简介: 张传福(1961—)男,湖南溆浦人,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,高级讲师,本科,研究方向:语文教学。

高中语文课程标准(2017年版)》面世以后,“审美鉴赏与创造”才作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。进入审美创造层次的作文教学,就应该鼓励学生在构思中有大胆虚构,叙述中有丰富想象。

(1)基于“无为有处”虚构真实。陆机说:“课虚无以责有,叩寂寞而求音。”大意是:依循想象虚拟的东西来回应现实存在,有关寂寞内心的表达,其实是现实生活的回应。古人早就知道运用虚构表达内心复杂的情感。作家创造性的想象使艺术之花绚丽绽放,作家独到的想象赋予作品以灵魂。此时,虚构和想象比“事实”更重要。“假作真时真亦假,无为有处有还无。”“假作真时”这一“真”一“假”告诉我们,作者所叙之事是“假”(即虚构,未必真有其事),但其中道理和情感却是真;而“真亦假”云者,是告诉读者:你们在生活中所看到的所谓“事实”,未必是真,很多都是假象。曹雪芹的叙事伦理一语道破艺术虚构和生活本质的辩证关系。

余华有一种观点:“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,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,他的自私他的崇高是多么突出。”“为内心写作”说白了就是虚构,是用虚构概括创造的“另一种生活”,它未必等同于现实生活。因此,为内心写作,即写真情实感,并不等同于胡编乱造。明乎此,指导学生开展文学经典的鉴赏和创造性写作活动时就有了方向。

(2)基于“着我之色”的艺术想象。庭院中的竹子也许无甚可观,但经由画家创造(想象)却充满诗意,因为胸中之竹,已不是眼中之竹了。“胸中之竹”已“着我之色”,是再创造。正因为作家靠丰沛的艺术想象,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感受,才使作品倍增艺术魅力。“着我之色”的创作,虽然基于观察,但不是照相一样记录物象,而是用创造的意象表现心灵的真实,是表达内心真实的艺术创造。罗丹说“照片说谎,而艺术真实”,说的是同样的道理。教师指导学生运用想象和虚构进行写作,不妨从创作论(强调艺术概括)的高度加以引导,如此,才不至于让学生误入胡编乱造(想象和虚构缺乏艺术真实)的歧途。

三、把握倾向性,落实人文性

如何让学生“戴着镣铐跳舞”学习“自由”表达,这是高考作文值得恒久探讨的话题。所谓“镣铐”即材料作文规定的倾向性,根据材料的“三自”作文(角度自选、立意自定、题目自拟),其立意角度不能偏离材料内涵可能的指向,否则即偏题。倾向性是所有作品存在的意义。语文教学使人文性落到实处,以审美创造为课程标准的写作教学,就可以有所作为。

(1)教材的倾向性决定教学的倾向性。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和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在2002年人教版语文教材第五册中都是必讲的重点课文,而2004年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却将它们移除。全社会乃至语文界的“去鲁迅化”现象早已为人诟病,《变形记》《等待戈多》等西方现代派作品被移除后结局如何?今年一篇《生活在树上》的高考作文引发质疑和广泛讨论,其“晦涩难懂”与所谓的“文风问题”暂且搁置不论,其中不俗的思辨与认知,应是人文教育的收获,令人欣慰,而很多论者却忽略了这一点。语文教学必须远离

浅表化、反智化和唯工具论,突出人文性。教材是人文性的重要载体,倾向性彰显人文性。

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(2017年版)》附录2“整本书阅读与研讨”的课外读物中,还是推荐了鲁迅的《呐喊》和《彷徨》,但这与必修和必读课文中保留《阿Q正传》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,其中更不见现代派作品的踪影。面对考生《生活在树上》这种因为喜爱或深受现代派作品影响而写成的作文,评估者又不得不用满分来激赏它,删除现代派作品的不合时宜与矛盾性立马凸显。用宽广的人文情怀拥抱文学经典,重视学生审美鉴赏与创造能力的培养,人文教育定能取得更大成就。

(2)审美发现与审美创造都有倾向性。首先,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从审美发现进入审美创造,没有审美发现即没有审美创造。以意境创造、形象塑造、情节虚构为特征进行语言建构的作品(如小说等),其共性是倾向性较为曲折隐晦;而散文、论说文、演讲等文章的学习,其倾向性往往比较显豁。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曲径通幽和发微的过程即审美发现的过程。其次,在审美创造中深化审美体验,升华审美情感。诗歌创作往往以抒情为己任。作为抒情文体,其内容无疑具有很强的主观倾向性;而落实人文性,无疑要把握其创作倾向,把诗歌的主观倾向性寓于意境之中。王国维认为,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是典型的“无我之境”。事实上,写入文本的所有文字都是有倾向性的(“与世无争”即作者的倾向性),更不用说“着我之色”的“为情造文”之文了。思绪无羁,灵魂有家,都是为了表达“此刻”的内心“真实”。再次,在审美创造过程中德育之花悄然绽放,人格塑造悄然进行。人格在社会实践中形成,也在自我修炼和审美创造过程中形成。“风格即人”,作家的创作风格不仅是创作特色的标志和标签,也往往是人格的折射,它是写作的必然结果。

教学的使命就是通过对不同体裁、不同主题(倾向性)的作品进行有效的分类导读,通过强化主题(倾向性)教育,在把握艺术真实的过程中落实人文性;再通过课内外系列写作训练,有效引导学生进行创作体验,这对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,提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.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(2017年版)[S].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2018.
- [2]毛建波.江吟.板桥题画[M].杭州:西泠印社出版有限公司,2006.
- [3]阿城.棋王[M].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2019.
- [4]郭绍虞.中国历代文论选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.
- [5]曹雪芹.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[M].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6.
- [6]余华.活着[M].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12.
- [7]宗白华.美学散步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3.